

二十四小时·搜索

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消毒药水，走廊上人来人往，身着白色大袍的的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中。医院外，军人站岗，把这个充满死亡气息的地方围得如铁桶般，滴水不漏。

距离新冠病毒大爆发，已经过去两年了。如今，我国境内，只剩这一家医院，还有几十宗的确诊病例。一旦这十几个病人痊愈了，那我国“零确诊病例”的愿望也就即将实现了。

我是留守到最后的前线医护人员之一，也是这一家医院的医生。两年前，新冠疫情初爆发之际，举国上下一片慌乱，政府陆续封城、封国、再封城、再封国，同时冀望于疫苗的研发，能够为人类带来希望。遗憾的是，病毒并未被消灭，疫苗也终究只有短暂的抗疫作用。自那一年起，口罩已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。

此时，我望着病床上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病人，从他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绝望、悲伤、害怕，我内心多么希望他能够逃过这一劫，迎来他的另一个明天。

“嘉嘉，快，拦住他！”同事小轩喊道。

小轩正在追着一名病患。我不明所以，伴随一阵风、任由一个人影从我眼前“唰——”跑过。

小轩气喘吁吁地停在我面前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：“他的报告出来了，是阳性！他必须被隔离，把病毒再带出去，就完蛋了！快，找人拦着他！”

这下糟糕了，我连忙按下病床旁边的“紧急”按钮，对着广播器报告：“请各单位注意，一名病患，男，身高约一米七，年龄约30岁，身穿浅蓝色病服不知去向。他是新冠肺炎确诊病患，请见到他的人马上通报院方，不要靠近他，以免被病毒传染。”

医院上下开始展开搜查，奇怪的是，我们把医院大楼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，完全没有发现这个病患的身影。医院外的军人也一起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，仍旧一无所获。

事情关系重大，不知情的人，一旦接触了这名病患，被传染的几率很高。这两年来，病毒不断变种，感染力有增无减，死亡人数也是节节攀高。如今好

不容易看见了曙光，如果再因为这害群之马，把病毒再次扩散到社区，这将是另一场大灾难。

院长调动了医院的闭路电视，希望能够寻得一些蛛丝马迹。原来，这名病患在走过医院大厅时，顺手牵羊拿走了其中一位军人的外套。凭着一身军装，竟也没人拦住他从大门走出去了。大家脸上满是忧心与绝望。

军方立马联系有关机构，立志要在二十四小时内把这名病患找回来，化解一场大灾难。他们顺着病患有可能经过的路线，一路盘问。但凡有接触过病患的人们，都强制性地必须被隔离。而病患所到之处，都进行了严格的消毒过程。

二十四小时过去了，顺藤摸瓜，最后我们在一座公寓的花园找到了这名病患。上前围捕他的军人都穿上了完整的防护服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病患并未做出任何的反抗行为。军人为他戴上了手铐，押送他回医院。当然，他曾短暂呆坐的花园，也进行了一次消毒。

押送病患回医院途中，军人也拷问他去过的地方，他全都照实交待。当询及他从医院逃走的原因，他说：“我怕这一次被隔离，我永远没办法再见到我的家人了。我想在死之前再见他们一面。我很后悔啊，当初没把口罩戴好……”

病患回到他居住的公寓，并没有回家。他想通了，比起思念家人，他更不愿家人因为他而受苦。所以最后我们才会在花园里找到他。

看着他害怕的眼神，我实在感触良多。一来庆幸他的逃跑没有让更多人被波及，二来感叹人的生命在病毒面前竟是那么脆弱。

我在心里用力地祈祷：这一次，一定要实现零确诊病例。

(1333字)